

責任編輯：張旭健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服務，如何令客人窩心

最近入住台北的W飯店，晚上與十多名朋友到頂樓的酒吧飲酒聊天。離開時，一位女服務員問我：「是否忘了帶外套？你到來之時穿着外套的。」我有点受寵若驚，告訴她衣服放到手袋去了。這時，一位友人到櫃檯簽單結帳，卻忘記房號，正忙亂地從大手袋內找房卡時，這位服務員見狀，竟即時告訴她房號。我們對這位酒吧服務員的細心及服務態度都大為讚賞，留下良好印象。

記得多年前到江門的一家港資酒店作兩天的會議，首日開會前我向一位女侍應要了一杯咖啡，以能提起精神專注會議。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大堂與客人見面，開始另一個會議。坐下不久，昨天的那一位侍應給我送上一杯咖啡，說：「余小姐，我知道你喜歡喝咖啡，特別為你準備。」對她的服務，我實在感到意外，更感窩心，好多年了，仍留下深刻印象。

甚麼是好服務？一位機艙服務員對我說，必須要注意乘客的身體語言，若在機艙內看到一位乘客雙手交叉摺着身體，會主動問對方：「是否覺得冷？」如果對方稱是，除送上毛氈外，還同時帶來一杯熱水，讓對方暖在心頭！

我搬家不久，夜班的管理員沒多天已知道我家姓氏，每次出入，總是笑臉迎人，點頭招呼，主動開門，像家人般親切。還有那負責清潔的婦孺，從不吝嗇笑容，總是熱情招呼，有粗活找她幫忙，像旋風般使辦妥了！

琴台聚 潘國森

近年常有文化教育界前輩和讀者垂詢，問潘國森於商榷何文匯教授宣講那套廣府話讀音一事，有些甚麼新發展。

二零一一年底有重大突破，寫了《評劉殿爵〈論粵語「時間」一詞的讀音〉》，在第十六屆粵方言國際研討會宣讀。拙文連同後續的「田野調查」（英語發音），原該譯作「實地調查」，為免行家和讀者看不懂，唯有從俗），足以證明劉教授認為「時間」當讀「時艱」之說有誤。劉氏發其端，何氏繼其緒，他們錯教學生三十年！

時「艱」教學卅年錯

潘國森小子敢下此結論，倒不是自認學問勝過兩位教授。只是整理時賢高論，再補充材料，就有如足球場上面對空門，順腳一伸送球入網而已。

問字多音多義，時間讀「時艱」、空間讀「空艱」，本無衝突。我們粵言文化傳播協會學術顧問王亭之老師（即談錫永教授）早在八十年代初已指出，「時間」解作「時的送代」，並非「時的間（艱）隙」，故不應讀作「時艱」。亭老此說六通四辟，信而有徵。只是潘小子寫文章向來膽小，自己既未清楚明白，老師講過亦不敢隨便引述。二十一世紀才開始學點訓詁，現在算是初窺門徑，懂了好好複述。

論文初稿寫好之後，又請暨南大學王彥坤教授指導。王老師是有求必應的「黃大仙」，這篇文章跟「國森

跳出框框 蒙妮卡

英國作家白朗蒂（Charlotte Brontë）著名小說《簡愛》（Jane Eyre），自一八四七年首次出版後，過去百多年來，曾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超過三十套，包括有玉婆伊莉莎白泰萊演出的一九四四年版《簡愛》；當年十二歲的她，在片中扮演簡愛童年好友。

《簡愛》是有史以來被改編得最多的小說，去年又有新版本電影上映，好評如潮。好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抑或電影，不怕「貨比貨」，更不怕「食盡翻尋味」。新版本本若青出於藍，何妨拍完又拍。

據說，中國最多版本的戲曲電影是《紅樓夢》。可惜，一九六二年由徐玉蘭和王文娟主演的上海越劇《紅樓夢》成了絕響，後來者都沒法超越了。

改編小說的技巧，應該配合新時代觀眾口味和先進電影科技。去年上映的新版本《簡愛》，破天荒地有床戲；其中一幕是簡愛與男主人，在閣樓交歡。忠於《簡愛》原著的傳統粉絲，一定會對此不滿。有影響認為，床上戲將《簡愛》的經典文學地位「貶低」了。

舊版本的電影，均從簡愛的悲慘童年說起，是傳統的敘事方式。但新版本打破慣例，故事由簡愛成年說起，童年僅是中間加插的短促回憶。相信《簡愛》的傳統粉絲，未必接受如此改編手法；他們可能認為新版本是一騙局。童年的簡愛是飄零燕，受盡折磨，最惹觀眾熱淚。

新版本運用了許多顏色技巧。例如，為了配合故事背景英國約克郡的陰暗天氣，影片色彩大部分採用暗褐色和灰色；傳統粉絲更加看不入眼。

雖然新版《簡愛》未盡人意，到底還是好評不絕。正如改編《傲慢與偏見》的電影，拍完又拍，一部勝過一部。

當然也有新不如舊的。正如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釐》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令人慘不忍睹。我懷念他的《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切俱往矣。

君」（此稱呼為王老師專用）的課業學習並無直接關係，老師仍在百忙中撥冗指正。老師說文章的主要觀點基本正確，但寫得太繁瑣而欠提煉。此事學生有苦衷，為免日後被人冤枉斷章取義，便要對《劉文》逐點攻破，不可稍有遺漏。初稿寫了二萬餘字，現已改少於八千字，那是後話。老師還訓示要抓緊兩個重點。一是「時間」是否曾普遍讀「時艱」（劉教授一家之言力主此說）；二是「時間」的「間」從音義相應的原則看，究竟宜讀何音？

第二問有亭老與林雅倫先生等前輩的論證，再加小生從物理學、翻譯等多角度的補充，當可作定論。第一問則要審慎，原本亭老也是人證，可是老人家是「七十（歲）後」，劉教授若仍健在則是「九十後」，故亭老亦只對劉說存疑。又請教過前輩容若先生，容老師亦說其祖父輩都讀「時艱」，但同是「七十後」，便嫌他太「年輕」。

要請顏德耆宿做證，便找香港作家協會黃主席仲鳴教授幫忙。黃總想了「會，問：「方寬烈可否？」對曰：「方詩人尊長，」黃總曰：「總有八十幾。」方詩人是亭老的詩友，長年隔著太平洋詩詞唱酬。對曰：「還嫌年輕了些，九十幾的有沒有？」黃總曰：「想想看。」

一日黃總來電，道：「森仔，你走運了。李育中教授已占勿藥，可以會客。李老師已逾百齡，比你要求的九十幾還長幾歲。不過，萬一他也讀「時艱」，你的文章就要改寫。」對曰：「那可要自焚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周分解！（時間讀音百年未變，二一之）

你聽到了甚麼？

風吹麥浪。雪落窗櫺。水滴青磚。

夜深人靜，因為莫名的焦灼和不安，無法入眠的我，習慣地收聽電台的夜談節目。這一期的聊天主題，主持人給出的標籤是，你最喜歡聽到的聲音。聽眾們紛紛反饋，有人喜歡風吹樹葉的沙沙聲，有人喜歡嬰兒咯咯咯的笑聲，還有人喜歡母親站在院子裡喊他回家吃飯的聲音腔餘音。總而言之，大家難以忘懷的都是可以歸為之天籟之音的。我也在記憶的時空裡努力尋覓我最喜歡的音符。

小時候，炎熱的夏日，一陣涼爽的清風吹過，還沒有抽穗的麥子齊齊地隨風起伏，那一刻正好路過的我，內心的感受可以說是心曠神怡，而肌膚的每一個細胞也迎風含笑。由此我還想起了有一部韓國電影。女主角的職業十二分地令我神往。她是一個電台的錄音師。有一天，她背着錄音設備，站在廣袤的麥田中央。我相信那一刻她的靈魂裡一定充盈了叫做幸福感的分子。

我一直以為，落雪無聲。但是，這個美麗明慧的女子，卻跋涉到一個山間小寺，她等了好幾天，好幾夜，終於等來了雪。雪花在她的錄音盤裡閃出輕盈的舞步。比小天鵝的羽毛還要輕盈三分的舞步，心氣浮躁的人是無論如何也感受不到它聲音的重量的。

第二天，雪停了。有雨。雨水從屋簷滴落，一滴一滴地，像是大自然的心跳。天長日久，廊下一塊青磚居然被水滴出了一個深坑。

仔細想來，自從我離開小橋流水的南方，來到古道西風的北方，安家在一個鬧市的十字路口，住的又是樓房，加上北方乾燥少雨，潺潺的雨聲竟然是

金貴的稀罕物，偶然來一下，驚喜交加的我定然會放下手中的活計，呆在窗口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氣裡濕潤的氣息。兒時常常枕着雨聲入睡的南方小女子，竟會為了一點難得的雨聲，在空曠的北方的某個角落裡發呆失眠。心情甚至可以用失魂落魄來形容。只是一點點濕濕的雨聲，居然就能把我多年堅強架構起來的神經防衛裝置衝垮。

最近幾個月，每到凌晨時分，我會突然驚醒，而往日正是我睡眠最深的時候。我在睡夢中彷彿聽到80歲的老母親在喊我的乳名，一聲一聲的。我電話打回老家去，總是父親在接，都說母親很好。終於有一天，哥哥短信我，說母親病了很久了，希望我有空的時候回家看看。我沒有任何耽擱地趕回南方去，第一眼看到羸弱的母親，忍不住哭了。一旁的哥哥很嚴厲地看了我一眼，才把我的眼淚逼了回去。

等母親的病稍稍穩定，我又要回北方去。臨走的前一夜，我坐在母親的床頭，問她，你想我嗎？母親說，想，天天想，夜夜想。以前身體好的時候，走在大街上，看到身材和我相似的女孩子的背影就會發呆，忍不住喊我的乳名。現在，有時候在睡夢裡看到你，我也會喊你的。

我聽到了，媽，你相信嗎，你喊我，我每次都能聽到。真的。

母親笑笑，無力地看着我，她說，以後你如果還是一個人過，老了以後會很冷清，很孤單的。

她的這句話，以前在電話裡也說過很多次。我每每想起她的話，都會淚眼模糊，心痛不已。因為，只有母親才會擔心我以後的日子是不是會冷清，是不是會孤單。更讓我難過的是，也許，母

親的擔心在將來的日子裡會一一呈現。這是母親最不願意看到的。

不過，同樣一串音符，對某人也許是天籟，對另一個人也許就是噪音，甚至是致命的兇器。而我一直很難忘記一個關於某則聲音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不倫之戀。我的大學同學芬和偉，曾經是一對令我們羨慕的夫妻。可是有一天，內心有強烈的不安之預感的芬悄悄打開了丈夫的密碼箱。箱子裡別無長物，卻有一盒盒碼得整整齊齊的錄音磁帶。充滿好奇的芬隨手抽出一盒聽了，立即頭暈目眩，差點倒下。裡面是丈夫和另一個女人在床上歡愛的聲音。而這個女人她也認識，是丈夫最要好的哥們的女人。芬和偉結婚時，他們還是伴娘和伴郎。後來，伴郎出國去了澳洲，臨走前，把自己的女朋友托付給了自己穿開檔褲一起長大的好哥們。

芬痛定後，沒有吱聲，一切如常地過日子。她是想要留住自己的丈夫。她想，那個女人終究是要走的，出國去的。她忍忍也就過去了。雖然，自那以後，只要丈夫不在身邊，她就會失眠，丈夫和那個女人歡愛的錄音如同鼯鼠在撕咬她的神經。

但是，有一天，遠在澳洲的哥們打電話來，泣



落雪無聲。 網上圖片

不成聲地說，我萬萬沒有想到，偉會背叛我，我們是最好的兄弟啊。原來，他的女人到了澳洲之後，還是不能忘懷偉，她居然在郵局專門為她的情人設立了信箱。那時，電子郵件還沒有流行。

後來，芬和偉還是離婚了。偉以最快的速度另娶了他情人的閨蜜，因為，他的情人在澳洲已經生兒育女，他在報復。芬說，離婚時，他啥都沒有拿，連兒子也不要，只拿走了那一箱子的錄音帶。沒有多久，就在他的第二個妻子為他生下一個女兒的那年秋天，他死了。醫生說，他死於深度抑鬱。長期的抑鬱症，足可以損壞他的心，他的肝，他的肺，最終要了他的生命。

不知道故事裡的其他人是怎麼想的。我這個局外人，每每想起偉，都有一種心傷不已的感覺。我想，他到底是死於他的愛情。我不能想像，夜深時，無人處，聲室裡，他一遍又一遍傾聽他和他情人歡愛的聲響，他是在日日飲甘露，還是在日日喝砒霜？

沙飛百年冥壽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廣東攝影名家沙飛，今年是他的百年冥壽。廣東美術館和嶺南畫院為他舉行了一個百年影展，並在多地巡迴展出。

沙飛這個名字，現在的中青年人大多不知道。但他的著名攝影作品，記錄了中國的重要歷史。他是上世紀三四十年的攝影名家，曾拍攝了多幅魯迅的生活照片以至魯迅的遺容和喪禮而著名。抗戰前他在上海拍了不少街頭巷尾底層人民的生活照片以及抗戰初期戰場情景為世所知，被譽為中國新聞攝影事業的創始人之一。

他拍攝的中國元帥聶榮臻、賀龍以及蕭克、呂正操、楊成武、朱良才等將軍的英姿，俱為傳世之作。他拍攝的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女孩美穗子的故事和照片，膾炙人口。他拍攝的白求恩大夫做手術的照片，曾因學習白求恩的事蹟而家喻戶曉。他留下不多的照片都是重要的歷史見證，是紀錄中國人民苦難日子的篇章！

這種勇敢而有藝術天才的攝影家，只活了三十八歲。他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自己人判處死刑而槍決的。

如果是在那個荒唐的「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有多少天才和名家都死於非命，那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不足為怪。但是他卻是在解放後不久，因病住院，在神經錯亂中誤殺為他治病的名醫醫生津澤勝，被華北軍區政治部判處死刑。死時才三十八歲。

我不知道當年的判處為甚麼這麼嚴厲。那時候也許還沒有「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法例。為甚麼這麼快便要放一位才華橫溢，對革命有功的人殺掉？雖然改革開放以後，胡耀邦親自過問此案。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撤銷原判決，予以平反，恢復軍籍和黨籍。但人死不能復生，再看《沙飛紀念集》，不禁掩卷三嘆。

我知道許多國家廢除死刑的原因，我也贊成我國判處罪犯死刑要得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決定，畢竟人死不能復生的啊！

思旋天地 思旋

奇妙世界

龍年立春已過，天氣乍暖還寒，身體極易「中招」着涼，抵抗力稍弱者患上流感，手尾多。金融市場好淡消息紛傳，而投資者對消息正負面反應也不一。因而，市場震盪，風起雲湧。大戶具慧與經驗，技術勝人一籌，進退拿捏較划算；一般散戶（〇跟〇）都稍低，在風雨飄搖市場中，被舞高弄低的大鱷如大海中小魚被吞沒。慘哉！當然，也有行運者，跟着大戶買入賣出從中獲利走短線，或者可得利，惟微利而已。

習近平訪美施展親善外交，廣受歡迎。箇中原因不排除看中國實力雄厚份上。溫家寶總理揚言中國會加強歐債投入，彰顯有實力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有一大話語權，另方面中國積極援助，歐洲危機有望解決。金融市場最參與者，尤其是「大牙沙」敏感程度最尖銳，對中國領導人此番「言一行」解讀為利好消息，旋即以行動用鈔票入市，買股票。香港毗鄰內地，是中國一部分，「一國兩制」下，香港資本主義法治制度令各地投資者有信心。上週香港股市應聲彈起，破牛熊線，恒生指數直衝二萬一千點。執筆之時，有回套，但市底堅挺，信心堅實。股市跟樓市走勢素來相互牽制影響，上週又見樓市出現小陽春，又見炒家蒲頭了。香港兩大房地產中介項目不斷在媒體「吹水」也好，似專業分析也好，總而言之，好友一族也跟風「唱好」。香港確是如此奇妙世界，事實上，溫家寶冒險天堂可直要「轉動」轉得快，若然「死牛一頭」不懂走位的話，無着數。不過，事實上，全球經濟包括香港與內地，近期出入口入口數據都差，甚至就算有「單」也怕貨到無錢收。近期香港出口保險當局為賠錢傷腦筋。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網民很忙

對於中國網民來說，這兩個星期是「真心的」（網絡語，意「真的、確實」）忙，忙着接收各種突發事件，忙着分辨各種謠言。

先是「人造韓寒」事件繼續有新進展：被指早期文章為捉刀代筆的韓寒正式起訴了打假名家方舟子，且一訴不行，還換地再訴。這場從節前即開打的跨年大架讓網民們結結實實從兔年興奮到了龍年，春節那幾天，除了春晚，就看了它。而在這罵來罵去的口水戰中，網民們津津樂道着「誰真，誰假」。

然後就是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的「休假式治療」。二月八日，新華網發佈消息，稱「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療」。次日，新華社再度發佈消息，確認「王立軍曾於二月六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一天後離開。有關部門正對此進行調查。」消息一出，網民的腎上腺激素大爆發，「王立軍」一時成為新浪微博搜索的第一名，「休假式治療」亦成為最新流行語。由於牽扯敏感的政治問題，官方再無更多消息。於是各大境外媒體及時政網站成為網民撲向的第一目標。

而讓網民們沒有料到的是，就在王立軍這個爆炸性事件還沒消化的時候，網上突然間又傳出了更加駭人聽聞的驚天消息：二月十日深夜，新浪微博上忽然瘋傳朝鮮兵變，新任領袖金正恩被「槍殺」。對於這則消息，網民們再也hold不住了，不知有多少人類頻頻微博至天明，其中能力強的還翻牆去刷BBC及CNN。直至次日，中國網民的這場內心澎湃終於驚動了境外媒體及大洋那邊的中情局，而事後被證明這是一場「首先誕生於新浪微博」的網絡謠言。

說到這裡，小狸忽然發現，這三件讓網民極度興奮的事件中，或多或少也這樣或那樣都與「謠言」二字沾了邊：韓方之爭中，定有一方造了謠；王立軍事件中，定有一些傳聞實屬猜測；至於金正恩，有個網民說得好：由於朝鮮不通互聯網，所以現在金正恩還不知道自己「死」了。

如此也牽扯出一個如何應對如今愈來愈氾濫的網絡謠言問題，因為互聯網下的謠言，分分鐘就變成網絡暴力。而小狸覺得，「謠言止於「智」者，「謠言止於「治」者」，前者需要「群」更加心態成熟公民責任明確的網民，後者則需要一個更加透明及時回應的政府。

隨著互聯網普及，網絡謠言亦越來越發達。 網上圖片



隨著互聯網普及，網絡謠言亦越來越發達。網上圖片